

## 读书不用劝 (外一篇)

《论语》札记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

王国华,中国作协会员,已出版《谁比动物更凄凉》等十七部作品。

据说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这句名言出自宋真宗赵恒之口。原诗名为《励学篇》,照录如下:

富家不用买良田,  
书中自有千钟粟。  
安居不用架高楼,  
书中自有黄金屋。  
娶妻莫恨无良媒,  
书中自有颜如玉。  
出门莫恨无人随,  
书中车马多如簇。  
男儿欲遂平生志,  
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
看上去是鼓励读书和学习,但这么赤裸裸地以功名利禄诱惑臣民,低级而庸俗,我确有点怀疑是否出自宋代皇帝,极有可能是被后人冒名了。同样的道理,孔子说起来就显得艺术多了。

子曰: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,馁在其中矣;学也,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

孔子认为,一个真正的君子,应该多关注更高层面的东西(谋道),不要被眼前的升斗小利迷了眼。那些忙于耕种的人也会挨饿。认真学习的人,都会有口饭吃。若有志于做个君子,需要关心的是道,而不是贫。因为,只要关

心道,你就贫不到哪儿去。

孔子的“谋道”,似乎更强调在价值观层面。后代的“谋道”与“学”,基本体现在实用层面。与孔之“谋道”形似而神非了。界限被模糊,也属正常,《论语》中的这个“禄”字,也没躲开功利核算。

从古至今,各种劝学方式层出不穷。我一度疑惑为什么要劝。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,道理大家都明白。谁愿意在农田里受大累,谁不想坐在公府里喝茶刷微信?人是有趋利避害本能的。违背本能,再怎么劝都没有用;符合利益,自然趋之若鹜。

谋道与谋食是方向性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有全民共识。所以,所谓劝学,劝的不是方向性问题,应该是态度。劝其在学习、谋道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,能忍,不怕吃苦,别打退堂鼓,熬过这一节就好了。

态度问题解决了,会不会出现全民“谋道”而无人生产,搁置稼穡,甚至要制定一个比例来避免出现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尴尬局面?不用担心,还有更多的制约因素挡在那里呢。比如家族出身(古代出身低微的人连科举的权利都没有)、长辈的意志(你想读书,但

你老爸不同意啊,他非让你去做买卖)、作弊能力(很多时候,考试是要作弊的,你傻乎乎苦读也许有用,也许被会作弊的人挤掉),等等等等,即使这些都公平,还有最后一道关口——智力因素。

能够谋道成功,智力才是关键。这是天生的。科举考试虽弊端重重,但能在千军万马中杀出的,肯定差不到哪里去。没有从政经验,没关系,到基层锻炼几年也就学会了。没有作战经验,多上几次战场,也能很快地掌握原理。

读好了书,能做事,有饭吃,对于苦难深重的民族中的一员,是救命之道。劝与不劝,意义不大。

## 三人行,必有小帮派

子曰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”。只要三个人扎推,肯定有一个可以做我的老师。后学者常常以此相互激励,随时学习。一字之师者,不耻下问者,皆由此挥发。殊不知,孔子下面还有一句话:“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”。道出了三人行真谛:三人除“我”之外,还有两人。如果只是一个人,没有比较;两个人,就有了比较。一比较,谁善谁不善,心里

有了一个判断。善者,按夫子的意思,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:德行、学识、行动力等等。

但这里的“比较”也有很大问题。首先,何为善,何为不善,跟判断者的个人素养有很大关系。其阅历、价值观乃至身体素质都会影响到结果。这个判断,可能符合常识,符合夫子的期待,亦可能违背。每个人最后相信的,不一定是常识和真知,而是他听来觉得舒服的。他只相信自己应该相信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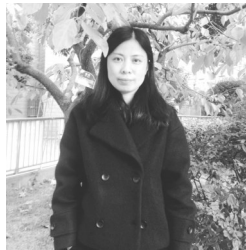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,三人行,的结果必然是两个人相信同一件事,排斥那个不相信的人。时间一长,三人行,必有小帮派。

世上万物,都会有一个中心。如同羊群中出现头羊,蚂蚁的蚁王,蜂群的蜂王,即令你摆在桌子上几件物品,也会自觉不自觉形成一个核心。围观者打量的时候,以谁为中心,心里早已有了定见。比如以一个烟灰缸为中心,以一支钢笔为中心。那个中心,便是打量者坚信的“善”。

“善”者成为“我”的师,成为小帮派的核心,吸引着更多的“我”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

幸亏孔子只提到三人行,如果是万人行,想想都头疼。

杂花生树 钱红莉专栏



钱红莉

钱红莉,枞阳人,出版有《低眉》《读画记》《诗经别意》《四季书》《一辈子历历在》《一人食一粟米》等,现居合肥。

一日,刚出菜市大门,就望见对面马路边,一个着花棉袄的老人站在柳树下,捋柳芽儿。我站在原地,看了她很久。一个老人克勤克俭地站在喧嚣的市声中捋柳芽,真是一桩少有的诗意的事情,此情此景,正应了皮日休的两句诗:

梅片尽飘轻粉屑,  
柳芽初吐烂金醅。

几场春雨过后,合肥的杨柳正值鹅黄初上之时。同样是过了春分的节气,我昨天在微薄里,看见北地柳树,才迟迟冒出比苔花还小的芽骨朵儿,而江淮之间的柳芽,早已长成雀舌那么大了,正是可食之际。

明人谢肇淛在《五杂俎·物部

三》里说:“柳芽初茁者,采之入汤,云其味胜茶。”

柳芽与香椿头同质,也是个百搭菜式。首先要焯水,去除苦涩。柳芽凉拌,是最清简的吃法;可是要想吃得隆重点呢,无非与鸡蛋同炒,这是最上乘的吃法。但,一定要配土鸡蛋,才得入味。可惜,市面上很难再遇到土鸡蛋。

前阵,我们的车子坏在环城高速上,下到一个叫岗集的小镇维修,需三四小时。我顺便去镇上的菜市场闲逛,遇到一个售卖土鸡蛋的妇女,自是喜不自禁——从她那里以每只一块二的高价,买了三十只鸡蛋。回家敲开,方知上当。

## 柳芽儿

土鸡蛋炒柳芽这道菜,别想了。退而求其次,将焯水后的柳芽放在玉米面糊中,摊饼,倒是比较适合晚餐。草长燕子飞的仲春黄昏里,配着柳芽饼,喝粥,千金不换。

你有你的海天盛宴,我有我的白粥柳芽,别有洞天滋味。

小区植有垂柳,十几棵,有些树杆纵然遍布虫洞,却也全然不在乎,但凡春来,照样柳绿。近日,春风总是熏人,柳枝一绺儿一绺儿地,微微拂动着,望之,心旌摇曳,无非想着,该为它写一首诗吧——春天总是有着让人写诗的激荡,一切感官次第复活,真是酒旗风暖少年狂,就为这样的燕子来时繁花盛开时。

我卧室窗前也有一棵瘦柳。每天坐在电脑前,一歪头,就能看得见。阳光和煦,投进来的光斑都是柔和的,仿佛有着古典乐的韵律,简直如同柴可夫斯基《船歌》那么温柔,一直晃,一直晃,把你晃睡过去了。望得久了,这一身绿柳,则成了佛,母性的,恬静,幽柔,欣然。

不论博学高致谦恭和易,抑或深浅广狭,我们都与这春天,这草木,应是相知的了。

在安庆乡下,每一年清明,除了给故人上坟,我们都不忘在门楣上插两把柳枝,算是贺春了,这种时刻不忘与自然对接的乡俗,实乃《诗经》以来的古风。

明代旧闻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

黄亚明,曾用笔名无歌、中文老枪等,曾在《南方都市报》《东方文化周刊》《广州日报》等30余家报刊开设文史、随笔专栏,出版有《别对世界撒娇》《市井水浒》。

官吏债就是借给候选官员的高利贷。债权人可能是其他官员,可能是多金土豪。

跨界男西门庆,做官,经商,上酒楼,逛花街,放官吏债,都没耽搁。据《金瓶梅》第3回,王婆向潘金莲推荐,西门庆仗倾一方,“又放官吏债,结识人”,简直万人迷。第7回,媒婆薛嫂向孟玉楼的姑姑推荐,西门庆“在县前开着个大生药铺,又放官吏债”。

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记载,会昌二年,中书省向唐武宗报告,“赴选官人多京债,到任填还,致其贪求,罔不由此”,可见官吏债又叫京债。放贷对象是那些候选官员,等官员赴任后偿还。当官后还贷,怎么还,钱从哪里来,你懂。

在明代,洪武十年,朱元璋特别叮嘱中书省(中书省)领导,鄙人

听说那些候选官员,好辛苦,天天住宾馆,生活费超高,最后口袋空空,只好借贷度日,你们还是体恤一下吧(顾炎武《日知录》)。

其实老朱还是太淳朴了。举个例子,正德年间,太监刘瑾一手遮天,在任官员狂捧刘的臭脚,那些任期已满等待复任的官员,满箱满柜送礼,惯例是2万两银子。没钱的,钱不凑手的,硬着头皮向首都富豪借高利贷,如果不是潜力股,富豪还不一定出手施援。当然等到赴任或复任,债务满头的官员,立马变成大蛀虫,赶紧拨付财政资金埋单(姚之《元明事类钞》)。一句话,政府成了最终挨宰的冤大头。

《明史》里有个故事,正德初年,广州潮州苦娃周钊,担任兵科给事中。明朝六科给事中虽然只

是从七品,比县还小,但非常牛,可以监察天下官员,甚至可以驳回皇帝不合圣人之教、祖宗之法的错误指示。周钊奉命去淮安查勘,在返京的船上居然抹掉脖子。原来小周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,赵知府答应借给周钊“千金”,以应付刘瑾,可临走时又变卦了。周钊“计无所措”,船到桃源自杀。

官吏债是桩生意。这生意总体风险不大,收益挺高。首先劳神劳力捞了个做官资格的,没几个愿意丢官做老赖,其次贷款给候选官员,怎么着都比贷给佃户、乐户、渔户,取利的机会更大。第三,官吏债还可能衍化成软投资,即使利率甚高,但在你久候无讯,需四方打点捞取肥差时,咱慷慨借钱,也算得雪中送炭。等你赴任,若职权权重,咱把债务全免,求你办事,应该会给脸。比

如西门庆,在蔡状元回乡省亲手头拮据时,送了一大堆财宝金银,没说利息,白送,其实本质也是官吏债。后来老蔡做巡盐御史,西门庆开始“回收利息”了,蔡御史同意3万盐引提前1月取盐,一单生意赚银不止万两。西门庆的正千户,顶多算正五品,年薪是90石米、60贯大明宝钞,宝钞基本是废纸,按1石米等于1两银子计算,西门庆年薪不过90两左右,要100年才能赚到。这利息你吓傻了吧。

明朝还规定,外放京官需赶紧出城赴任,不得逗留,出城后不得返回。因为政府担心外放京官在京城拖延不走,娶妻买妾,置办衣物,开销很大,势必举借月利率可能高达5分的高利贷。更担心债主追随逼债,秒杀官员,只好作出相关规定。

## 官吏债的秒杀技